

剑凌天下 I

试剑荒洲 ○南朝陈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CT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诛仙天下I

试剑荒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锋凌天下. 1, 试剑荒洲 / 南朝陈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404-7135-4

I. ①锋…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124号



锋凌天下 I 试剑荒洲

南朝陈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策划: 谢不周

责任编辑: 张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精宏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

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34千字

ISBN 978-7-5404-7135-4

定价: 26.00元

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

自序

写这本《锋凌天下》的时候，我的人生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上——走上写作之路，是我从小怀揣的梦想。读初中起，便满怀热情地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小说之类，曾经天真无邪地以为“一杆笔闯天下，咱是文学家”。

读高中时，因为严重偏科曾与父亲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父亲甚至将我的一叠稿子直接扔进了灶台中，烧为灰烬。

可我追求文学的热情之火依旧燃烧。

后来读完书了，踏入社会，举目茫然，没有优等的学历文凭，没有过硬的技艺傍身，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直到开始接触网文。

原来，文字是可以这样天马行空地用来讲述故事的；原来，故事是可以如此想象丰富、飞天遁地的。

于是，本来陷入死胡同的梦想又插上了翅膀，开始飞往另一片辽阔的天空，并最终能够靠近那一片曾无数次魂牵梦萦的蔚蓝。

回望这些年来，一路跌跌撞撞，冷过、饿过、疯过、笑过、哭过，但那个以文为马、驰骋江湖的梦想始终不曾放弃过，并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有了成名之作《穿入聊斋》，就有了这一本《锋凌天下》。

《锋凌天下》是一本以“争”为主题的故事。

人生在世，天人交战，该争的就要据理力争。

争，是一种态度，而懦弱与胆怯的代名词叫“不幸”。

与天争运，与地争利，与人争成败。不争，你就拿不到你喜欢的东西。

理想、荣光、成就、地位……哪一样不需要奋力争取？

为了梦想，我曾和老师争执过，曾和同学争执过，曾和父母争执过，曾和许多朋友争执过……

没有争执，就没有坚持。

这本书承载了我这么多年的梦想和坚持。

我希望，我的梦能飞得更高，我的坚持会更有意义。

谨以此文自勉。



目录

{试剑荒洲}



【第一卷】 梦想成真

第一章 破题	003
第二章 再破	015
第三章 初窥武道	027
第四章 劲道一段	039
第五章 逃出生天	051
第六章 因祸得福	063



【第二卷】 锋芒初露

第一章 永字八剑	077
第二章 生死历练	091
第三章 笨鸟天才	103
第四章 天灾人祸	115
第五章 悟剑楼	127
第六章 塞翁失马	139
第七章 暗藏杀机	151



【第三卷】 扬威宗门

第一章 一刀	165
第二章 想破就破	177
第三章 危险！内门考核	189
第四章 穷途末路	201
第五章 点剑式	215
第六章 危机四伏！八剑下终南	227
第七章 峰回路转	239



【第四卷】 逐鹿荒洲

第一章 挑战	253
第二章 迟来的天才	265
第三章 离火战意诀	277
第四章 伤情剑与练剑钟	289
第五章 天宝商行	303
第六章 一剑断魂	315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第一章 破 题

光点如芒，会动，一点点的，密密麻麻，闪烁之间，又渐渐汇聚融合到一块。最后，成千上万的光点融合成一体，寒芒如电，凝成一柄袖珍剑……

“逃，快逃！逃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回头……”

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响起一阵急促的女声。似在耳边呼号，撕心裂肺，却又因声调太高而带着一丝尖锐的失真。

这呼喊声一直深藏于心底，他永远无法忘却。

骤然有光芒出现，仿佛化不开的黑暗被人捅破了一道口子！

口子越来越大，光芒越来越亮，渐渐凝成一团光束。在光的映照之下，一道巨大的影子若隐若现。

影子巨大无比，好像一尊开天辟地的魔神，头生双角，身体之上，一根根尖刺横生，非常威武。即使看不清具体形貌，但顷刻间便有狂暴的霸气轰然激发。

残暴、杀戮、毁灭！

多种强悍狠戾的气息纠缠融合在一起，犹如飓风般要把人撕成碎片。

“啊！”梁丘锋骇然惊叫，霍然睁开眼睛，猛地坐起身来——原来是一场梦，后背一片濡湿，满身冷汗。

又是这个梦……

打开窗户，抬头看了看天色，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天很快就要亮了。他不由脸色一紧，赶忙利索地起身穿衣洗漱。他掬起旧瓷盆里的冷水，往脸上一扑，顿时被激得浑身打了个寒战，精神也抖擞了起来。

他拿起搁在房门后的长尾扫帚，又挑起了一只宽大的竹篾箩筐。大箩筐在身后飘来荡去，有些褪色的宽大粗布衫罩在身上，颇不合体，显得他的身子骨更加瘦小。

“吱呀”一声，推开简陋的房门，迎着东方晨曦，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梁丘锋今年十八岁，在荒洲南部的终南剑府里当杂役。

天下浩瀚辽阔，分九洲，荒洲为其中之一，又被称为“遗弃之洲”。这里地势险峻，贫瘠而偏远，除了零星分布着几个郡城外，到处是穷山恶水，就连人群聚居的地方也不多见。

在南部，终南山顶，曾经贵为天下十大剑府之一的终南剑府便坐落于此。

剑府分外府和内府，梁丘锋是外府杂役，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擦拭墙壁和门窗等。

这份工作是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梁丘锋自幼孤苦无依、颠沛流离，吃过的苦甚至比吃过的米饭还多。当年，梁丘锋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几乎到了要横尸街头的境地。幸好，他遇见了一个老人。老人看他可怜，不但好心买了饭菜给他吃，还将他带到了终南山顶，并安排他当了杂役。

这个老人就是终南剑府的老执事。

“这是活命再造的恩情，大过天！”梁丘锋铭记于心。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梁丘锋报答这份恩情，老执事就被府里一个姓罗的执事赶走了。

那罗执事是一位外府执事，原本并无多大的权力，可他的侄子罗刚是剑府弟子，天资卓越，在终南剑府中深受重视，前途无量。也正是仗着侄子的威势，他才能赶走老执事，取而代之。而在此过程中，罗执事更是用了一些卑劣的手段。

梁丘锋无比愤怒，可人微言轻，他一个杂役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他本想与老执事同进退，一走了之，最终还是被老执事苦苦劝住。

尽管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但对于小人得志的罗执事，梁丘锋一直感觉不痛快。而罗执事也认定他是老执事的人，自然是百般刁难。上头的执事不待见，下面的其他杂役也跟着刁难，最终他被周遭的人孤立了。

就这样，十八岁的梁丘锋像野草般柔弱却也坚韧，即便环境恶劣，他依旧咬牙挺了过来。因为营养不良，他长得瘦巴巴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唯独一双眼睛明亮而精神，且意外的灵动。

晨曦微微，寒意萧瑟，其他几名杂役也纷纷起身，操持工具，各司其职。

剑府管治甚严，容不得脏、乱、差等现象，一经发现，当差的杂役不但会被扣除工钱，甚至还会被驱逐出府，永不再用。

梁丘锋不想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此他每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只有在空暇之时，他才会偷偷地瞥一眼经过的剑府弟子，眼里闪烁出羡慕的光彩。

如果有一天自己能被剑府收为弟子，那该多好……

愿望很美好，可注定只是痴心妄想。

终南剑府招收弟子有一套异常严格的程序，单单是劲道三段的入门门槛，就是梁丘锋望



尘莫及的。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梁丘锋一时说漏了嘴，被杂役们知道了他的这个梦想，马上引来哄堂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嘲弄和揶揄之意。

一只灰不溜秋的麻雀竟敢幻想成为凤凰，难道不是一件荒谬且滑稽的事情吗？

在笑声中，梁丘锋变得越发沉默。他默默地低头吃着饭，在心中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可他并未因此而断绝念想：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当区域内最后一处角落被清理干净时，已是辰时。冬季寒冷，北风呼呼，天色晦暗。

“当当当！”

一如既往，内府之中相继传出了三声悠扬动听的钟声，仿佛晨钟暮鼓般，人们的精气神都能感受到清爽愉悦之意。

这声音来自练剑钟。

终南剑府的练剑钟历史悠久，乃是开府祖师所设，悬挂在内府大门前的一棵老松树上。每日拂晓，有专人敲响此钟，警示“一日之计在于晨”，而剑府所有弟子则要起床练剑。

此钟本就是一件上佳的辅助性宝物，其声平和悠扬，渗人心扉，具有提气醒神之特效。

钟声一响，无论内府外府，一众弟子纷纷赶赴演剑场，开始新一天的修炼。

梁丘锋闭目细听钟声，心中暗自叹息，以他的身份，连进演剑场的资格都没有。

学不了剑，便只能每天在这个时候准时倾听练剑钟的声音，权且过把干瘾。

“嗡……”

钟声余音袅袅，在耳边回荡，萦绕不散。莫名地，他的心中似乎有些异样。

“哧！”

脑海里乍然萌生一点剑芒，惊鸿一瞥，隐隐正与钟声的韵调呼应，绽放出一股无法遮挡的锐利感。只是这锋芒闪现得太快，刚想仔细捉摸，转瞬便已消失，如同水滴入了大海，再难觅踪影。

奇怪，今天听这种声怎么会出现杂念？难道是因为听得入神，所以产生了幻觉？

梁丘锋当了三年的杂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洗耳恭听练剑钟的钟声，一直以来皆无异样。而今天听着钟声，脑海中居然闪现出一点锋锐无匹的剑芒，令他不由心生诧异。

“梁丘锋，你又在发什么呆！”

这声叱喝来自罗执事，他年过花甲，身材早已发福，大肚腩臃肿地凸出来，看上去就像一只肥大的鸭子。他的声音也如同鸭子般，异常聒噪。

“见过罗执事。”

不怕县官，只怕现管。这罗执事乃是典型小人，仗着侄子是剑府的弟子，惯于作威作福，平常可没少对梁丘锋打骂，刻薄至极。

罗执事头颇高高昂起，背负双手，板着脸叱喝道：“梁丘锋，明天就是剑府的大日子，你给本执事机灵点。可别出了差错，否则不仅仅是滚蛋那么简单了，听明白了吗？”

“明白。”梁丘锋答得干脆。

罗执事这才满意地迈着八字步离开，去训斥别的杂役。好像每天不这么训斥一通，就不能突显其作为外府杂务执事的身份与威风一样。

关于罗执事口中的“大日子”，早几天已吩咐下来，因此梁丘锋也早已知道。明天正是终南剑府一年一度的“讲剑堂”，届时将由长老亲自授课，讲解剑法奥秘，并提出剑题，颇为难得。

一年只有一次，每次持续三天。

每一次，听课的弟子多少都会有所收获。倘若因缘际遇，能够破解长老提列出来的剑题，获得意念传承，那简直就是一次造化。

作为历史悠久、曾经辉煌过的剑府，终南剑府的底蕴不俗，宝库中存放着不少剑题。其中不乏玄阶乃至地阶传承，甚至传闻还藏有一份珍藏千年的天阶剑题。

当然，这只是传闻而已。事实上，此剑题究竟是何模样，又保存在哪，一直都是个谜。不少人怀疑，这个传闻根本是假的。

一百年前，终南剑府经历了一次几乎灭顶的浩劫，元气大伤，至今还没有喘过气来。

青黄不接，再加上整个荒洲大环境的制约，终南剑府日渐衰落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十大剑府之一”的荣耀光环早已丢失，地位名望一落千丈，甚至连天下瞩目的剑府竞赛，也早已连续几届没有门下弟子能够获得参赛资格了。

远的不说，光是近三年在讲剑堂上长老提列出的一份玄阶低品剑题，年轻一辈的弟子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领悟，更不用说获得传承了。

惨淡至斯，难怪剑府中的四大长老总是相顾黯然，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然而，这些和梁丘锋都没有关系。即使他洞悉剑府状况，可这压根也轮不到一个扫地的杂役来瞎操心。

“嘿……”梁丘锋晒然一笑，见罗执事走远了，赶紧闭上眼睛冥想，看脑海里能否重现之前的那一点剑芒。

许久之后，依然一无所获。他最终放弃了，觉得自己果然是出现了幻觉。

讲剑堂设立于内府与外府之间的一片山谷中，建得四四方方，风格朴实，里面可以同时



容纳上千人。平时，此地有一名专职杂役清洁整理，不过到了讲剑堂开放时，显然一个人忙不过来，自然就要调遣外府的杂役过来帮忙了。

一年一度的讲剑堂为期三天，意义非凡。新生代弟子蜂拥而至，入讲堂便就地摆上一方蒲团，端坐静听长老讲解剑法的道理奥义。

在此期间，杂役们不但要负责卫生工作，还得斟茶递水，更是要包揽所有杂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小心伺候着。

而到了长老授课时，杂役们却不得在讲堂里面停留，需要候在讲堂门外，随时待命。

“孰为剑？”

“剑者，百兵之君。君临天下，敢披坚执锐，能见心明性，故曰：天下有敌，吾心有剑……我辈剑修，性命攸关，一柄剑而已，淬之以精血，养之以灵性。至诚至精，如亲如友。有此携伴，天地苍茫，无处不可去；术法万千，一剑尽可破之……”

方方正正的讲剑堂内回荡着长老萧寄海苍劲的声音。

萧寄海个子不高，留一撮短须，双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

讲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两百多名新生代弟子个个正襟危坐，静心倾听。

约莫讲了一个时辰，萧寄海声音一顿，威严的目光朝着众弟子扫了一下，然后右手一翻，拿出一枚东西来。

此物巴掌大小，形状不规则，颜色古旧，上面还呈现出一些弯弯曲曲的裂纹，看上去如同一块龟壳。

“这一份玄阶剑题……”萧寄海顿了顿，眼里闪出殷切的期盼之光，“至今已是第四次在讲剑堂上拿出来了，本座衷心希望今年能有弟子参悟出来。”

新陈代谢，辈辈传承。如果青黄不接，那么剑府的命运可想而知，只会越发式微，最终分崩离析。

只可惜新生代弟子的资质天赋比之以前实在差得太多，否则这一份玄阶剑题何以陈列了三届讲剑堂都没有人能领悟真意、获得传承？

所谓剑题，其实就是一份关于剑法的秘籍。不过，它被创立者于载体上设置了独特的魂印禁制，要想获得其中的意念传承，就必须解开这些禁制。

武道一途，功法万千，但归纳起来，划分等级，分为天、地、玄、黄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又细分为上、中、下三品。

萧寄海所拿出的剑题属于玄阶下品，严格来说，这并不算一份多高明的剑法传承。可即便如此，它在讲剑堂上陈列了三届，依然没有弟子能勘破奥义。而此事早已传出去，被荒洲

其他宗门获知，当成笑柄。

曾经的十大剑府之一，数以百计的新生代弟子，居然连一份玄阶下品的剑题传承都无法获取，简直太丢人了。

因此，终南剑府的压力很大。可又能怎样？弟子不争气，打骂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倒不是说剑府的弟子都那么差劲，其中还是有一些后起之秀，不过他们所掌握的剑法早超越了玄阶下品，自然不宜出面破解。若他们借此来证明自己了不起，岂不貽笑大方？

况且这般破解剑题的方式毫无意义，丧失了传承真谛，不但培养不出好苗子，还会白白浪费一份剑题，得不偿失。

萧寄海扬手将剑题嵌在身后的石壁凹处，随即坐到一旁的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他在等待有心得的弟子前来揣摩，继而破解剑题。

台下一片静寂，一众弟子神色凝重。那一份剑题在他们眼中俨然成为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无从下嘴。

难，实在太难了。

没有人敢轻易上去。

毕竟在过去三年的讲剑堂上，他们基本都已经尝试过了，全都一筹莫展，不管如何殚思极虑，却总是寻不着正确的方法。如今，虽然又多潜修了一年，可他们还是没有多少把握。

看来又要失望了……

萧寄海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

等待了一个时辰后，前排的弟子行列中有人霍然起立，恭敬地抱拳施礼，朗声道：“萧长老，我想试试。”

萧寄海睁眼一看，终于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罗刚，你上来吧。”

这罗刚便是罗执事的侄子，劲道七段修为，两年前提身内门弟子，在剑府新生代弟子中属于佼佼者。

只见身形修长的罗刚步伐稳健地走来，在石壁前站定，面对着嵌在石壁上的剑题，开始驱动意念，冥思揣摩。

堂下一大片目光“唰”地聚集在他身上，众人的念头出奇的一致，都在期盼罗刚能一举解开这份剑题。

如果说三年前剑题刚陈列出来的时候，大家视其为一次造化际遇，那么现在，它却成了重逾千斤的巨石，压在众人心头，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三届讲剑堂无一人能解开，残酷的现实就像一枚标签，贴在每一位新生代弟子的身上：无能。



集体无能呀！

每当思及此，众人脸上都火辣辣的。

眼下罗刚挺身而出，便承载了他们所有的希望。

约莫一盏茶时间后，陷入冥思的罗刚额头上隐隐出现了汗珠，他眉头紧皱。

萧寄海何许人也，一眼便看出罗刚的破解过程很不顺利。按照惯例，他本该出言阻止，让罗刚知难而退，可不知怎的，话到了喉咙还是吞了回去，心里想着：也许罗刚突然福至心灵，豁然开朗了呢……

“噗！”

罗刚身子猛地一颤，居然喷出了一口鲜血，面色苍白，几乎站不稳。

“唉！”不约而同发出的叹声如潮水般。

罗刚还是失败了，不但失败，还受到反噬而负伤。

“萧长老……”话出口时，罗刚满嘴苦涩。

萧寄海黯然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命人将其扶下去，好生休养。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再来。嗯，此份剑题便留在原位，如果你们谁有观感启发，随时可以过来破解。”

他面露苦笑，心里却在盘算，等到了明天，是不是要小小作弊一下，在讲课中将破解此剑题的一些关键窍门直接点出来。

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如果这届讲剑堂还不能破解此份剑题，终南剑府将颜面无存。

莫说颜面，声誉更会一落千丈，更加吸收不到有天赋的弟子加入。就连他们几位长老，恐怕都会被骂“无能”吧。

想到这里，他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就这样，第一天的讲剑堂结束了，众弟子散去，各自返回居所内。

这个时候，负责善后的杂役便进来收拾整理了。天色已不早，寒冬节气，夜色来得快，如果不抓紧时间，只怕等天黑就不好办了。

分工一早就定好了，各人依照区域开始工作。

梁丘锋负责讲座区域，他手脚利索地将地面擦拭干净，然后擦拭石壁。

这石壁被打磨得异常平整光滑，上面用炭笔写着许多字，都是萧寄海讲解的时候顺手所写，是一些剑法旨意。

梁丘锋目光所及，觉得玄之又玄，便留个心眼，暗暗记下。

“咦，这是……”

一炷香的工夫，他擦拭到嵌放剑题的位置，见到一块类似龟壳的东西稳稳地嵌在那里，

不禁有些好奇，便稍稍驻足，凝神观望。

梁丘锋知道此物不凡，不敢伸手去碰——如果触犯了剑府的忌讳，那就惨了。

他本想着看一下就走，但不知怎的，第一眼看去，视线便如同生了根，久久无法移开。

“嗡！”

视线之中，景观骤然变化，镶嵌在上面的不再是一枚龟壳状的东西，而是变幻成了无数光点。

光点如芒，会动，一点点的，密密麻麻，闪烁之间，又渐渐汇聚融合到一块。最后，成千上万的光点融合成一体，寒芒如电，凝成一柄袖珍剑……

“咻！”

剑光一闪，直往梁丘锋的眉心刺来。

“哎呀！”梁丘锋失声惊叫，下意识地往旁边急速躲闪。身子晃动，眼前的幻境顿时消失了，石壁还是石壁，镶嵌在石壁上的东西纹丝不动。

发生了什么事？他感觉怪怪的。

“梁丘锋，你鬼叫什么，吓了老子一跳。”负责讲堂其他地方的杂役听到惊叫声，瓮声瓮气地问道。

“没，没什么。”梁丘锋慌乱地应付着，抹了一把额头上不知何时冒出的汗，赶紧去清理剩下的地方。

一会儿之后，吃得饱饱的罗执事板着脸前来检查，少不得一番训斥，对梁丘锋更是吹毛求疵，一会儿说这不行，一会儿说那里不够干净，要重新来过。

他这是看梁丘锋好欺负，故意刁难。最后，别的杂役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继续苦干。

天黑时，萧寄海派了专人过来看守那份玄阶下品剑题。

又过了不久，一些吃过晚饭的剑府弟子三三两两结伴前来，准备挑灯研究剑题奥义。只是他们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驱使意念去破解，仅仅停留在冥想阶段。

破解剑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贸然尝试，就会受到反噬而受伤，鲁莽不得。

罗刚遭遇反噬吐血，即为明证。

此时，杂役自然不宜再逗留，罗执事这才大发慈悲地放梁丘锋回去吃饭。

夜色笼罩，北风呼呼，终南剑府上下灯火通明。

内府，内门弟子居住的一间剑舍中，罗刚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房间里还站立着三名身穿蓝色内门弟子装束的男弟子，皆一脸关切地观察着罗刚的气色。

终南剑府新生代弟子有两百多人，但其中跻身内门弟子的不过十余人而已，如今在房内的都是平时与罗刚交好的伙伴。

今天罗刚破解剑题不成，遭受反噬负伤，情况不容乐观。

约莫半盏茶的工夫，罗刚终于睁开眼睛，起身下床。

“师兄，你感觉怎么样？”

“罗师兄，你没事吧？”

一句句关切的问候扑面而来。

罗刚微微一笑，说道：“我没事。呵呵，今天破解剑题虽然失败，但也不无收获。我已揣摩到关键窍门，相信明天再试一下，定然能解开这份玄阶下品剑题。”

见他如此有把握，三人露出欣喜之色，纷纷赞道：“罗师兄，好样的！”

“哈哈，明天师兄一举破解剑题，独领风骚，那古承阳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那是当然。”

“这么一说，师兄岂不是要在竞争真传弟子的考核中大大领先一步了？”

终南剑府立府千年，规矩森严，弟子分为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以及真传弟子三大阶层。

真传弟子十分重要，乃是作为下一代权力班子的人选来预备培养。无论修为、心性，还是忠诚度，都要进行多番考察审核，合格者才能当选。

又有规定，当代剑府府主可以收两名真传弟子，而四名长老每人只能够收一名真传弟子。如此，一共有六个真传弟子名额，只有出现罢黜、死亡等意外因素，才会发生更替、换人的情况。

但现如今，终南剑府的真传弟子不过区区两人，不足半数。

正所谓宁缺毋滥，真传弟子牵涉重大，谁都不会随便收。而相关的考核无处不在，且主要面对内门弟子群体。

罗刚本就属于新生代弟子的佼佼者，是重点考察对象。只要在讲剑堂上有突出表现，他就会获得更多印象分。这样一来，他便能从众新生代弟子中脱颖而出。

明天，真是值得期待啊！

“当当当！”悠扬悦耳的练剑钟声响起，新的一天来临。练完剑，吃过早饭，一众弟子奔赴讲剑堂。

“罗大哥，看，古承阳在那边。”罗刚身边的伙伴低声说道。

罗刚抬起头，看见一向与自己不对盘的竞争对手古承阳在几名弟子的簇拥下进入讲剑